

光緒二十三年六月十一日

時務報

The Chinese Progress

第三十二冊

光緒二十三年六月十一日

時務報第三十二冊目錄

尊俠篇

順德麥孟華撰

美國工程司爾立樞估計盧漢鐵路運載節畧 又稟陳鐵路大概情形 又稟陳鐵路地勢

山西清源局通飭各道府州縣閱時務報札附章程

英文報譯

吳縣李維格譯

記高麗變法事 西儒非立濶及良生論高麗稅務 中國借款 派員驗船

俄人用心 土耳其軍務用款 土索和款 日本借款 日美齟齬 美築高

路 暹王游歷續紀

英文報譯

桐鄉張坤德譯

論中國金石之富 中國紡織繅絲情形

東文報譯

日本古城貞吉譯

論中國宜亟變法 論布哇島中華人 俄宮有小紛爭 法國自悔前非 論美

哇合併 大隈伯論變更國政續三十冊 法名士上日本某將軍書 論整頓軍政

時務報館文編續第三十一冊

西悉畢利鐵路攷畧續第三十一冊

歸安錢恂譯述

尊俠篇

順德麥孟華撰

古人有言曰哀莫大於心死傷哉以吾中國之大四萬萬人之眾而竟不免於今日

也往讀太史公書游俠列傳竊怪朱家郭解匹夫之勇而史公何以津津道之心嚮

往之如是由今觀之而知俠也者死其身以生其心散其財以聚其力亡其家以存

其國人不俠時曰不仁國而無俠時曰不國昔中國以俠立國者也戰國以前俠

士縱萃鱗沓布滿天下一挫於秦始皇禁誹再挫於漢文景主無為三挫於漢武帝

黜百四挫於十常侍銅黨五挫於魏武帝毀名六挫於南北朝唐諸君臣重詞章七

挫於宋元祐八挫於宋慶元禁黨九挫於元以蒙古俗亂中國十挫於明太祖毀名

才士用十一挫於明東廠禁黨十二挫於乾嘉士夫之論議詆社其為道也非一術

其為罪也非一人而要之歸於短人之氣渙人之力死入之心故俠者代少一代至

於今而其種遂絕於天下蓋嘗上下今古而知俠士之多寡與戎禍之多寡有反比

例孟子曰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舉一國之人而氣已短而力已渙而心已死然後

外國得以力加之如以利斧入朽木脆輒而莫之當以故秦以前戎狄不亂中國秦

楚皆同種人不得為戎狄吾友徐此後其挫俠愈甚者其患戎也亦愈甚故有十常

侍魏武之挫而五胡拓跋遂迭主中夏有元祐慶元之挫而成吉思之裔遂統一神

州有乾嘉士夫論議之挫。而歐洲之禍。遂浸淫泛濫於今日。而莫之救。此非吾深文巧詆羅織。以蔽罪於諸人也。無氣之人。罔不死。無氣之國。罔不亡。蓋歷覽天下古今中外。未有能易者也。

今西人之侮我甚矣。割我土地。劫我盟約。阻我加稅。拒我使臣。逐我華工。攬我鐵路。攫我礦務。要我口岸。上之交涉約章。脅我官吏。下之民間訟獄。虐我氓庶。彼族之僑居吾國者。恣睢蹇悍。跋扈睥睨。白晝大都。非理凌辱。言色相忤。輒詆詈而鞭箠之。而吾民之工作其國者。則更摧之窘之。笞之策之。刻酷作苦。殆無人理。縛束馳驟。曾奴隸囚虜牛馬之不若。而彼且囂然昌言於天下。以爲野蠻之國。必不可待以文教之道。吾以爲丁斯世。宅斯土者。其無人心焉。則已耳。苟猶有之。宜如何感慨羞憤憂惋歎咽激昂迅厲。粉身碎骨。埋念積慮。以思一雪此恥也。而今日之官。顧若此。今日之士。顧若此。今日之農。之工。之商。之兵。顧若此。

吾聞美之轄於英也。苛稅虐使。慘無善狀。其大俠華盛頓起。舉美之民而挾之。血戰八年。自立民政。遂有今日也。普之蹶於法也。法人限其兵額。禁其自強。其大俠俾思麥起。舉普之民而挾之。人盡爲兵。士皆效死。遂有今日也。法之踣於普也。割地兩省。京室淪陷。其大俠麥亞起。舉法之民而挾之。繪敗軍之狀。以致民怒。全法之人。未嘗

一忘師丹之役。遂有今日也。日本之受劫於諸國也。匆卒要盟。窮蹙開岸。其大俠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等起。舉日本之民而俠之。卒傾幕府。扶立王政。西歐畏之。遂有今日也。中國外交數十年矣。泰西之善政異藝。恥於倣效。稍一相師。引爲大詆。而與彼中民士相接。則甘其頓辱。畏之媚之。恬不爲怪。夫以廣土衆民。而乃率爲畏人媚人之舉。是則烏可以爲國也。不甯惟是。中國疲散。葡輾不相顧恤。休戚膜然。藐若胡越。吏膜其民。民膜其國。人膜其友。宗膜其族。日聽比鄰之號額。坐視種族之淪胥。曾無魁豪一思援手。同室離散。坐召他族之凌侵。豈中人之忍於同類哉。無亦心力慵靡。不足拯其難。而任其急也。

俠有三等。鄉俠。俠財。國俠。俠命。大俠。俠心。俠財之士。破家結士。骨肉黔首。振人不贖。始於貧賤。赴人之急。如己之私。信陵平原之徒。用是道以強魏。存趙。日本諸藩。多能養士。藏活豪俊。動以百數。變政之初。卒收其用。遺風餘俗。至今未改。雖以中人之產。必養食客數人。俄人此風。亦復極盛。故二國強悍。橫絕亞東。俠命之士。以身許人。以死任事。行志赴功。計不旋踵。陵報強暴。若撻褐夫。刀鋸躡後。悍然不貽。故曹沫要盟。齊桓返地。藺子睨壁。秦王割城。唐睢按劍。始皇畏魏。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殉國家之難。卒能以匹夫之輕重。定一國之安危。俠心之士。孑然一身。思易天下。饑渴同

體。明明恫心。其行不必激也。其言不必憤也。其恩怨報復。不必明也。惟此愛熱之心。與夫堅強之氣。遂足以存亡而生死。故大憂患。大艱險。紛糾危急。萬夫怵目。帝王鬼神之所不能平者。莫不卒平於俠者之心。內之同類。外之殊方。上九天。下九淵。而莫之阻。患難至。畢平焉。憂鬱至。畢伸焉。悼戾至。畢屈焉。艱巨至。畢舉焉。以言易國。固猶賁獲之舉。匹雛也。凡此三者。外可禦侮。內可興邦。有國之所禱求。含生之所托命。中國才藪。敢謂遂無其人哉。然承平日久。國不需才。惡俠者之以武犯禁也。又惡其豪任。結納之能得民也。於是夷之鋤之。裂之磔之。俠者挾其心力。而不得一當。則乃狂嫚跌盪。以摧冷其愛熱之心。後起魁桀。鑿其若茲。則乃蟬謹束縛。深自裁抑。其心力不敢恣議任事。以嬰當世之夷鋤。遂至朝無俠吏。野無俠民。鄉無俠士。肆無俠商。藪無俠盜。仙仙倪倪。相忍爲國。乃舉世而爲懦。輒無氣之人。百事廢墜。而不思一振。同族淪溺。而不思一拯。一敗於英。再敗於法。三敗於日。俛首受輒。而不思一報。烏乎。是尙得爲國哉。是尙得爲國哉。麥子墨華曰。聞之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孔子曰。以直報怨。詩曰。無言不讐。齊襄復九世之仇。春秋義之。魯莊與讐昏狩。春秋恥之。西歐諸國。尤倡斯義。彼以非理相加。則此必如其道以報復。雖弱小之國。皆得執此以與強大爭。且其民尚氣。最重國體。雖一毫之挫。一言之忤。亦必攘臂求報。舉國相爭。

雖至與兵致死。公法家莫或非之。甯不非之。且以爲必如此而後能合公法。能全國體。能伸自主之權。今中國雖孱弱。甯非同此含生負氣。戴天履地。負首方趾之倫哉。而胡乃若此。而胡乃若此。

問者曰。腹地各省。疾歐人如惡惡臭。一聞洋字。劇心慌目。咸思甘心。教堂之案。無歲無有。若是乎中國之俠民。未爲少也。應之曰。是惡足爲俠民。是直亂民之尤耳。吾不與子言遠者。請言日本。日本於明治初年。藩士憤法人橫恣。聯衆轟擊。斃數人於東京。警既達歐土。法人以軍艦扼海岸。索主殺者。將與師問罪。乘機以躡日本。而諸藩烈士。上書自首。二十一人。從容慷慨。同詣東市。相爭先死。揮刀剗腹如流水。前者死。後者繼死。至七人。而歐人觀者。咸不忍視。拍手流涕。瞠目結舌。請止其殺。囁然嗒然。非直不敢有非分之索。且謝不敏。就和議以去。今吾國歷歲之教案。其始事也。與日本同。其卒事也。則與日本何相反也。吾以爲毋言義憤則已。苟言義憤。則諺所謂堂堂丈夫。做得死得。甯粉身碎骨。夷家滅族。而必不肯始亂終棄。貽害於人。以自倖免。顧何以一鬪而起。烏合雁呌。一鬪而散。狼奔狐竄。畏死避匿。大索不獲。始何勇銳。終何怯愚。徒累有司。雖直亦曲。賠款謝過。株及國家。烏乎。吾中國之可恥。未有若教案之甚者也。孔子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其何俠之足

云其何俠之足云。且夫俠者，甯必任意氣，蹈白刃，肆陵厲以賊人哉。國之亡也不亡於兵弱械窳而亡於心力之靡，國之興也不興於兵強械利而興於心力之堅。中國地方萬里，帶甲千萬，未爲弱也。誠使人急其國，士任其事，家懷其奮，國媿其辱，所謂大俠俠心也。我氣旣昌，彼勢自靡，彼伍員匹夫也，子身通逃，父死兄僇，而仗劍投袂，遂報平王，句踐虜王也，樓保會稽，男僕女妾，而臥薪嘗膽，遂報夫差，惟其師之是以勝之，惟其與之，是以取之，惟其下之，是以上之，眞能俠者，其知此義矣。

痛乎哉！龔自珍之言也。履霜之蹶，寒於堅冰，未雨之烏，威於漂搖，痺癆之疾，殆於癰疽，將萎之華，慘於槁木，吾聞之西人之亡人國也，必有嘗試之術，始則詬之罵之，以覘其氣，詬罵而不能報也，則凌之犯之，以覘其力，凌犯而不能報也，乃敢於奴虐，敢於干預，敢於吞噬，敢於宰割，以墟其都而殘其種，英人之亡印度，俄人之滅波蘭，六六國之分土耳其，靡不用此術也。中國旣受其詬罵，凌犯矣，後此之奴虐吞噬，未有艾也。及此自奮，勵衆誓心，內同其戚，外致其死，上俠其權，下俠其命，智俠其才，愚俠其力，同心併命，發憤自伸，使彼知我國有人，固非波蘭印土衰微之比，而嚮之下心，委命，特其氣之鬱而未申，力之蓄而未奮者也。語曰：一人致死，萬夫莫當，雖蜂蟻之小，人猶畏之，而況神明之種，四萬萬之人，二萬里之地，二十一萬餘種之物產者。

乎。難者又曰。糜頂放踵。思利天下。蹈湯赴火。求救生民。子願欲以墨道強其國邪。且積弱之邦。驟攫強大。是速亡也。曰。報復者。天下之公理。任恤者。古聖之明訓。一夫饑溺。若已納之溝中。伊尹任俠之魁也。殺身成仁。不可奪志。孔子任俠之魁也。後人以柔懦誣儒。日詬儒術之不可治天下。夫儒術果不足以治天下哉。國家柔爾怯。輒則語之以尊任尚俠。儒家之道。亦若是矣。舍強立之聖言。安靡懦之舊習。是入國而不擇所務也。

難者又曰。吾聞春秋之義。太平之世。遠近大小若一。大同之治。愛鄰國如己國。區區恩怨。魁儒勿道也。曰。至治之極。義貴平等。西人藐我中國。百端窘辱。揆之理勢。豈可謂平。俠者振弱鋤強。取其不平者而平之。公法家之所謂平權者也。且國之相處。必重報施。雖致太平。猶所不免。況今日之天下。據亂世之天下也。必驟陳高義。不自奮拔。低頭齟舌。腴顏受辱。則印度土耳其。豈不甚盛矣乎。然則報施之道。奈何。曰。始則以力鼓其勇。繼則以氣萃其黨。終則以智禦其變。懼其不足以倡也。相激而力生。懼其不足以久也。相激而氣伸。懼其不足以抵也。相激而智出。以死求生。以亡求存。以失求得。以危求安。夫朱家郭解。一里閭輕剽少年耳。不軌正義。徒快私讐。然猶能不

愛其軀仗義以赴士之急豈國恥公義乃無一動其心者乎瓜分之期日迫要索之計日多交涉之事日橫小民之生日蹙具有血氣甯無義憤乎恫吾種之凌夷念我族之逼處盱盱黃人其萃力畢命以汙此辱乎抑將柔顏腆面忍爲奴隸囚虜牛馬而不顧乎魯連蹈海竟無秦帝之雄包胥哭庭卒奠鸞熊之祀凡百君子同任斯責同奮其氣誠亦無餒焉矣若猶不懣不悚莫肯念亂則固西人之所幸譬我之所快而亦朱家郭解之所羞也

美國工程司爾立樞估計盧漢鐵路運載節畧

此路爲樞生平所未歷故雖悉心估計容有出入然照大畧而言亦有可以預計者故臚列於左

謹查漢口至黃河一段據鄙見揣測鐵路告竣雖駛至五年八年之久除開銷外恐不能再付利息由黃河至正定一段五年之內即可獲利正定以北至京師一段二年之內可獲利並可分息統計由漢至京約七百三十英里凡路工車輛一切費用需金洋二千五百萬元計每英里金洋三萬四千元照長年四釐之息每百元收九十元算需金洋二千七百七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七元七角七分照四釐息算每年計息金洋一百一十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一元一角一分即每英里每

年該付息金洋一千五百二十二元。合銀洋三千元。因收進運載之價皆係銀洋。故以下統將銀洋合算。至路成後。行駛火車之需。照收進運價。須開銷一半。所以每英里須年賺六千元。始足開銷一切。統計此路須年賺四百三十八萬元。卽日賺一萬二千元。纔足以敷用而償利。初駛之時。卽極意招徠。恐難到此地位。若將此路直接廣東。另有支路接運。可獲大利。左券能操。中國地大物博。所欠者轉運不靈。運價太昂耳。如運便而價廉。礦產紛出。生意擴充。製造日盛。則進口之貨多。而出口之貨亦必不少。庶互相轉輸。利源自蒸。蒸蒸日上矣。論漢口至北京以北。所運有米糧茶葉牛皮等貨。而中國河道極多。若行駛火車。須視河運之價較廉。方能踴躍。故定價不宜過昂。漢口之北。有十里河。河邊卽沙口。居民約有一萬五千戶。查沙口與漢口。一水可達。則鐵路無庸繞道沙口。計可省路工五英里。至七英里。因沙口人欲坐火車。至漢亦甚便也。所經山路。居民稀少。生意未必起色。至東篁店地方。見有土製煉炭之爐。有人自河中撈起鐵沙。以鎔質者。其沙係被大雨從山頂衝刷而下。知此山必有鐵石銅石銀石也。瀡河邊爲信陽。目下不通舟楫。只用竹筏。吃水不過數寸。故信陽生意。僅有農務交易。並無客貨。一路皆然。惟能通舟楫之地。生意皆旺。如鄧城新鄭等處。駛行巨舶。有六丈至八丈長者。卽水小

時亦能抵埠。所運者。鴛粟。木棉。生麻。麻子。高粱子。煤斤。及各種雜貨。其不通河處。有數大市集。常用牲口車輛駝運。亦無非此種貨物。此路之東。有桃花店。在淮河之上。有周家港。在沙河之邊。再黃河以北。凡今用巨舶裝載者。將來均可歸火車攬運。卽如南陽。邯鄲。在漢河邊者亦然。樞目見平原之地。所種稻麥。一望無際。中雜樹林村莊。絕妙一幅圖畫。此中地產。亦將來鐵路利益。樞在美國西北各省。見所種者。無非珍珠米及麥。而火車生意大旺。惟美與中國情形不同。因美國人少。而中國人多。故出運容有多寡。卽如此次勘路。僕從車馬甚盛。道旁聚觀者擁擠異常。可見生齒之衆。約計每英方里。總有四百至六百人。照此計算。雖大有之年。祇堪自給。亦無煩乎轉運也。當託委員及地方官稽查人數。及所出產。查得每英里約有三百至七百人口。其稀少者。則村莊在山麓也。據地方官云。土所產者。僅敷日用。卽有羨餘。留備凶荒之用。然有火車經行。則有餘之年。定然出售。卽不足亦可向他處挹注。故利賴甚多。信陽之北。鐵路之西。有十五英里及四十英里之地。煤礦極多。現用土法採取。出煤不竭。彰德以西。煤質尤佳。擬請延一專家礦師。查勘煤礦。擇能煉焦炭者。爲第一要義。另開極省小支路一二條。以便運至幹路。一供火車自用。一供漢陽鐵廠。一供北京所需。並可隨處銷售。現在該處居民不

善用煤其所供爨火者無過稻草高粱桿樹枝而已。照刻下幹路近處而論生意未必十分暢旺。然遠處必源源而來。除非水運減價與鐵路爭利。定必日增月盛。故目前運貨雖不可憑而載客必不稀少。黃河以北行旅尤多。故頭等客位須四分至五分一英里。二等則一分至一分五一英里。路愈近則車價愈昂。設所擬之價比天津現定稍鉅。尙可逐漸議減。惟必先以重價試之以驗生意若何。不妨日後減輕。因減易而增難也。至運貨雖噸數一律照算。而亦必分等次。須以貨之貴賤定價之高下。現在土產運價宜格外便宜。以廣銷路。將來暢銷不妨增價。若與河道相近地方尤宜大減。以爭河運之利。大畧如此。樞等所繪之圖及一路目觀情形。著爲論說。前本擬附於單之後。呈備憲覽。現據黃委員云。俟伊譯出卽呈。故不復贅焉。

美國工程司爾立樞稟陳鐵路大概情形

敬稟者。應請憲台留意勘定造路地位。不致將來有誤。此係第一要事。路成後萬一有誤。非費鉅款。未能改變。如路之大局有誤。非再造新路。竟不能改易。惟有賴深閱歷具材能之工程師。能辦此事。有許多工程師。其材能造路則有餘。但無定路識見。以定一好路。公司若不知人善任。卽糜費造路費。比給薪水之數。更多數百倍。據日

前之路最要處。在漢口及沿江中間。該處有許多山洞應鑿。并繞道及斜高處極宜細勘。妥爲斟酌。有許多地方。有數路可造。但須細勘。而後定一不易之路。至於平原造路。無甚難處。只須覓最善渡河之處。免後水淹之患。殃及村庄廟宇。總須令此路不廢各路城市。以保其利益。凡鑿山洞中路。皆宜撤清。盡係沙石灰石。兼有泥石粉石粉泥。其白粉及粉泥。做窰貨者不少。斜高處之高路。不宜造。能免則免。自然危險不測之事。可減少。凡路之長。如橋梁山洞。淨高不得少於二十一尺。凡彎曲處。兩端在六千尺以內。皆另用幫扶鋼軌。高山彎曲處。在斜高中間。凡高一百尺。其曲轉處。不得過一尺中之二成。凡斜高彎曲處。每一度高一百尺。不得過一尺中零五零七。每一尺分作一百分。此百分中五分七分也。有一事早經申明。樞蒙各委員及工程師金達錫樂巴襄助。金達係總工程師。并總管中國國家鐵路。蒙以種種有益之言告我。得相助爲理。尙有羅工程師及排呀并勃楷脫醫生。凡勘路俱承相助。在漢口起行前。早經說明。詳細報單。應錄一分。交華士賓。并欲奉告大人。樞匆促勘路。未曾用儀器詳細勘視。且未至各路細勘。只數處步勘而已。所帶器具。僅指南針寒暑表及尺等。但能藏於夾袋之物耳。估價因照美國金洋多寡。或有錯誤。樞所擬造法及所用鋼軌之重輕。於所估之價不應。俟此路造成後。其相去之遠。有十分之一也。

美國工程司爾立樞稟陳鐵路地勢

擬修鐵路極南處。漢口是也。今按懷字斯地圖。將取定鐵路地位如下。

漢口，在赤道北三十度三十二分。倫敦東經一百十四度二十分。

黃河渡口。自漢口起計三百三十五英里。在赤道北三十四度五十四分。倫敦東經一百十三度

三十八分。

正定在滹沱河。自漢口起計五百七十四英里。在赤道北三十八度零八分。倫敦東經一百十四

度三十八分。

保定。自漢口起計六百五十五英里。在赤道北三十八度五十五分。倫敦東經一百十五度二十

二分。

京師。自漢口起計七百四十英里。宜再收。在赤道北三十九度五十五分。倫敦東經一百十六度二

十七分。

自漢口起往北直至黃河。此路稍偏西北。及至正定府。偏東北約十四度。及往北至保定府北京。約偏東北三十五度。漢口居揚子江上。有時水漲。猶如海島。然浮於水者無多。至於隣近各境。有一帶水之河。深自六尺至十六尺不等。其最近之鎮。高於淹水地者。則滿口是也。距漢口偏東北約十英里。界乎兩口之間。若造鐵路。必須築

有大堤高逾水面並造通水橋梁約二英里長此等橋梁有節省造法只須用椿木之橋漢口北六十英里係淮陽山距海面高二千五百至四千尺此間為湖北河南分界往東南即安徽省由北直向唐河上漢江流山嶺重疊南北分派有一山在淮河之南劃開揚子江源然淮河發源於山之西直向東流汪洋一片修造鐵路必須經過此山過此以外往北前進造路無甚難處惟有數處急流河道以及淹水之區尚覺為難河道皆由山發源向東而流信陽以北大半河源在北京大道之西約五里至十五里淮陽山嶺甚高不生草木夏季雨大湧注河源急流澎湃無可遏止水高至十尺四十尺積成巨河時見泥沙淤塞到處皆是便成淺灘查郟城之沙河河身較長若黃河漳河之水大半內地高山雪消而注今將各河水道淺深濶狹開表於下

十里河東支 在黃家店下 水高二十尺 濶九百五十尺

十里河 在黃家店 水高二十尺 濶一千尺

獅河 在信陽 水高二十二尺 濶一千五百尺

淮河 在長臺關 水高十八至二十尺 濶一千六百尺

吳砦河 水高四十二尺 濶六百尺

汝河 水高三十二尺 濶七百尺

沙河 近郾城

水高二十八尺

濶九百五十尺

黃河

水高二十二尺

濶三英里至五英里

合河 在合鎮宜再考

水高二十八尺

濶一千尺

漳河 在磁州

水高十尺

濶五千四百尺

洛河 在臨洛關

水高十五尺

濶二千尺

潁河 在沙河

水高七尺

濶五千二百尺

滹沱河 在正定

水高十一尺

濶自二千一百尺至四千五百尺
水漲自一英里半至二英里

渚河

水深四尺
水漲深十尺

濶一千九百尺

沙河 在相梁

水漲深十尺

濶四千尺至五千尺

唐河 水流甚急

水深十二尺

濶七百尺至一千八百尺

以上各河大半水流甚急時有淹水之患造路過河其費甚鉅並有為難之處不無遲延歲月

滹沱河水漲時濶約一英里半界乎南岸與正定一閘之間樞等過此河時在四月十五號水濶五百尺深自一尺至五尺每點鐘湧流計有二英里皆係細沙泥在沙帶高處樞以鐵棍掘之深至十七尺盡係沙土擬造鋼橋長二千二百尺造

木橋三千八百尺業已估價估單均呈如有流水木片經過此橋亦無阻礙用木
椿造橋將來修理較省木橋與鋼橋相比較省銀二十五萬兩以上各河視畫圖
及照相便知

至論所定鐵路地位即以揚子江左近瀟口為始路向西北繞山麓而行此山麓
自北而來及至十里河河之東流經黃家店及廣水極高處則武勝關該處為路
之門徑視圖便知若十里河西支經應山此路似較合宜惟必經過平靖關樞重
言以申明之平靖關至信陽視武勝關至信陽似平靖關較優因平靖關往來皆
用小車運貨及驅猪者甚多生意更大樞因為時甚促不能至兩處細勘甚為悵
悵然在造路前尚應至兩處比較長短斜高及造之費用生意大小等總之兩處
造時橋工溝道甚多據樞目前意見倘取道武勝關彼處必須築一山道或鑿一
山洞武勝關市鎮房屋以石造成大半釘用瓦料適在山頂中間左右兩峯約高
三百尺至八百尺若築一山道恐廢棄此鎮山頂中間甚窄鑿一山洞長約二千
尺其費未必大於山道且築山道必須買鎮上房產至累及一二百居民遷讓并
廢去山頂之門徑古舊城市不待言矣在武勝關地面情形南北數里盡係沙石
故有許多應鑿之山在武勝關隣近各處核算其山洞斜高處以每百分之一每

斜高一里計。除非費用過鉅。兩端斜高不得過此數目。於山口南有數英里路。在高低不一之山邊。造費頗鉅。或將三英里造斜高之路。此事須待詳細勘察後定奪。最要審量造費便宜。又要事不可不知。須憑生意往來。照目前看來。武勝關生意甚小。將來或堪興旺。此路即使開手。造費甚鉅。或將來受無窮之利。不宜一概限制。武勝關下所鑿山洞。不能過深。自一百二十五尺至一百四十尺。庶不致加長增費。視來圖可知。自武勝關至信陽。不能照北京原路。但須或順西路。照澗河之發源處。循河而造。其下流處。或順東路。照澗河支流而造。此兩處情形。在造路以前。再宜比較長短。及斜高繞道造費等情。總之。此兩處之路。應比北京官路更長。在信陽踰山以外。彼處仍高低不一之路。直至洛江北二十五英里。該處擬造一大車站。為大車停留換調卸貨並有支路等之車站從漢口至此處。無論何處。所造斜高路。每百分中。令二分之高。庶造費輕。而繞道之處亦少。從洛江以北。其斜高處。每英里約二十

一尺至二十六尺。但有數處。在北京官路邊。有城市村庄。則不計也。照圖第四號。有大點綫一條。以見樞之意見。此為一定不易。應造之路。照北京官路。分為七端。

一漢口至廣水。二武勝關至信陽。三信陽至洛江。此路應在北京官路之東。四從許州至鄭州。造路須偏東數英里。以免新鄭及郭店等處。地高自一百尺至三百尺。

故造路不合算。但該處如有生意，或認此費造數百里尺之高路，為商務起見，抑或竟為省費起見。五在黃河之西北，六過漳河，在北京官路過渡處之西，三英里。七從順德至柏鄉，此路必造直路，免內邱北之高地及高低不一之地。惟猶有數處淹水之地，必須跨過也。從漢口至京，長約七百四十英里，擬分五段。此五段各分地位情形，彼此大致遠近相若。庶與運車者車頭運行均有益處。昔時火車分段以一百英里為率，近年逐漸加長，至一百五十英里，或有多於此者。在美國鐵路公司，樞亦在內。此路分兩段，比一百五十英里更多。現兩段分自密昔必江至密杞鏗湖，長有三百四十二英里，約十年以來，本分三段，今作二段矣。如此可省車站內匠目、廠工、管理貨車人、并棧房等，到處費用。樞現商分五段，省工作也。照地位形勢，第一段車站則在洛江，從漢口起，大約一百六十英里。由漢口至北京，約共七百四十英里。除以上一百六十英里外，其餘四股，每一段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英里。第三段車站宜設在黃河之南。若修理機器廠、備用車頭，更設車廂機房，如有修理等件，近在黃河渡口，甚稱方便。第一段斜高處，中間之路，截然不同，不若其餘四段，須審量鋼軌之重輕、車頭之輕重式樣，及修平路工。其山洞路底，闊廿四尺，兩邊溝深廿尺，係為溝渠泄水，因水為鐵路仇敵也。路底之土面

應濶十六尺至十八尺。枕板下石子，不得薄至十二寸。如石子取之甚便，安放鋼軌之處，宜先鋪石子，否則用火車裝載，逐漸鋪之，以省運費。如在山路一段，該處有轉灣斜高等處，鐵路易於用壞，修費不輕，故宜用每碼重八十五磅鋼軌。其餘地段，每碼用七十磅鋼軌足矣。照以上所說鋼軌估價單，另行開呈。用每碼七十磅重鋼軌，比保定府用八十磅重鋼軌，可省銀五十萬兩，亦大有關係也。漢口北第一段載客貨之車頭，宜用十輪，須用大雙輪三對，軸桿長廿一寸，濶廿四寸，共重十萬二千磅。輪用六十二寸圓徑，水容四千格倫，載煤或八噸至十噸。此等車頭，如天氣好時，行斜高處，每百分中之一分，載貨車頭，宜用八百二十噸。若載客車，至山路一帶，每鐘只行三十英里，至四十英里，至他處無論載貨載客，皆只用八輪車頭，輪軸桿用十七寸長，廿四寸濶，共重六萬二千至六萬六千磅足矣。須用大雙輪四個，須六十六寸圓徑，載水三千四百格倫，煤載六噸至八噸。樞見天津已用此等車頭，惟不知其輕重若何。凡有火車頭，總宜火箱及鍋爐氣足為是。鍋爐應每方寸有一百九十磅壓力，但省修理起見，不得開足壓力，過一百六十五至一百七十五磅。御車者若係老手，樞以為宜用雙層車頭。西名唐那特該，洛克馬的甫。該車頭能省煤，至少每百分中有十五分。然此新路暫時可無須此等車頭。

山西清源局通飭各道府州縣閱時務報札

附章程

爲札飭事。照得時局日新。時務宜講。凡爲官爲士者。必當識中外之情。達古今之變。在昔鄉校之論。紀於春秋。風謠之傳。陳於太史。漢有治國聞之掌。唐有通政事之科。以逮近今。如道光年前。雲貴督部堂賀。欲人通知政要。則編經世文。前兩廣督部堂林。欲人諳習彝情。則譯新聞紙。皆取擴充學識。藉裨實用也。泰西各國。最重日報。報館之多者。或一國至萬餘家。刊報之多者。或一日出十數萬紙。凡興革之事。交涉之宜。內外工商之盛衰。鄰邦政治之強弱。並許登之報章。任其論列。推究精詳。致強之端。未必不由於此。晉省地居偏僻。官民見聞。福隘前蒙撫憲札發官書局彙報。俾識時宜。風氣漸開。自應力求推擴。查上海時務報館。所刻報章。首論說。次論摺。次各省新政。公牘章程。次譯西報電音。東報各種新論。實足以擴見聞。而裨實用。雖間或語涉激切。然閱者當心知其意。自不至以文害辭。本司道查近行各報。如塘報。則專刻論摺。不及洋務各項。西報。則多論西事。申滬各報。則多取便工商。無關政要。惟現行之時務報。敷陳剴切。援據確核。實能補塘報之不及。而兼綜西報之長。實可與彙報相輔而行。晉中距江海較遠。官紳士庶。類多墨守舊聞。自非廣購此項報章。令人觀覽。不足以資啟牖。而化拘墟。現經本司道詳擬章程。各按缺分繁簡。酌發一二

分共計二百二十分。由憚令寶善自行設局僱人赴津購取彙交太原府轉遞。其報費每分通年庫平銀三兩四錢。寄至太原府彙收。遇有任卸。准其列入交代。不得稍有延欠。除詳明撫憲。並分別移行外。合亟札委札到該員。即便遵照設局定購。僱派妥人赴津往取。每月按照詳定分數彙交太原府轉遞。其報費銀兩亦由太原府彙收轉發。以便源源購取。毋違此札。

小計開

一各省發時務報。雖有多少之不同。然皆閩省通發。今晉省擬於各州縣發文具及書院報二分。一本官留閱。一書院士子公開。統由各該州縣出資。簡僻之處。止發一分。以備傳觀。道府同知通判亦各發一分。鹽場三分。河東書院二分。由河東道出資。歸化書院一分。由歸綏道出資。計共需二百二十分。各道府廳州縣如有願多領者。卽知會太原府照發。有欲購閱者。自向該局購取。不在此數之內。

一直隸現發此報。合報價加運費須銀三兩六錢。晉省距滬又遠。論道里應再酌加。今當創辦之初。從儉通年合銀三兩四錢。連腳費在內。該館定章先期付價。計自上年七月起。至本年十二月止。應先付一年半價。先期解交。以便購訂。

一應發報件煩多。必有專司者。方無遺悞。應令候補知縣憚寶善自行設局。專僱妥

人赴天津按月領取一切經費均在報費之內應發省外各道府廳州縣者即由
輝令按時送交太原府轉遞以免散漫而備查考。

一此項報件由各驛遞寄難免散失應飭有驛各州縣於每驛另立專送時務報號
簿註明何日何刻收上站何日何刻發下站如有擦損遺失即可挨站逐查不准
拆閱抽閱何站違悞查明立予記過。

一此後每年報價先由閱報處所按所定數目寄交太原府彙收轉交該局不准延欠。

一此報每月三冊此次所發報章係上年七月起至本年二月止共發二十三冊此
後仍按月三冊一發以歸簡易。

一此項報費須先期付給如該員等業經先解遇有更調者按日勻分大缺應二分
小缺應一分遇閏應加若干閏年再定均准列入交代卸任者准令後任截日認
分報費以便先期付價之員列抵攤捐欠款其解交報費應由太原府鈐給回條
以昭信守。

一此項報費既准列入交代則頒發各該署留閱一分遇有任卸應即照頒發書籍
章程辦理飭承存案不得任意携取拋棄至各書院一分應飭經管書院紳衿管
理收儲毋任散失。

記高麗變法事

譯朝鮮西字月報西五月十五日

噫。高人維新之意。不謂至今日而烟消影滅也。三年前。東學黨事起。日本乘隙而入。竊以爲高社將墟矣。乃戰務既興。竟因此脫去中國之羈絆。維新之機。被日本威迫而出之。於是通國人心。奮然興起。雖執政中有數人傲然引退。若將免者。而舍此皆歡欣踴躍。以望維新之治。凡稍有知識者。莫不以正頹風。除苛例。爲當務之急。是誠高麗開國以來所未有。而高廷之所以鼓舞其民者。於斯可謂盛矣。維時改正朔。尙平等。除罪及妻孥之虐政。祛買奴劫娶之惡習。而賦稅之道。亦思有以整頓之。高王置相。始於西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季冬。其人雖未一洗守舊之意。而似能贊成新政。衆議又竭力求新。當斯時也。譬如病者遇良醫。而可以瘳矣。高麗經此一番整治。而朝廷至浩莫大之權勢。爲所區限。不復能操縱自由。推陳出新。功效頗著。由是高麗之民。得優游於寬政之下。乃四閱月。而高后遇害。高王遁依俄使。斯時之王。徒擁虛名。無復舉動。數月前所行之政法。固不能半途而廢。亦不能舍而之他。進退維谷。中立徘徊。而守舊之意。又起。振興教化一事。棄如敝屣。然而局勢至此。其猶能爲故道之遵乎。後王自俄使館返。駕城西故宮。下詔派員修改律例。及一切章程法度。維新

之徒聞詔大悅。且屬望於奉派諸員者甚奢。而諸員中亦不乏聲望夙著之人。執政大臣金炳西直言敢諫之君子也。前美使執政大臣柏慶揚忠誠可恃。社稷臣也。外務大臣葉望堯年尚少而慷慨獨立。百折不撓。前曾力拒同朝之意。以通國兵權付諸他國武員之手。其志識可知矣。西士之奉派者四人。西四月十二日。諸員始開會。聚議後。再會三會。以講求美善之法。并擇人辦理會事。竊謂高王之志。諸員必有以成之矣。豈意諸員始勤終惰。第三次開會以後。忽紛紛告退。變法之說。竟成話柄。振興之望。於是乎絕。嗟乎。起伏無常。變端不測。未有如高麗者也。道旁築室。可勝嘆哉。

西儒非立之潑及良生論高麗稅務

譯朝鮮西字月報 西四月

高國稅務。余頗留意焉。然其實在情形。終求之而不可得。良由該國於一切報冊。皆不宣布於外。不獨稅務爲然。故外人莫從而知之也。雖然。余嘗以意測之矣。以余所見高民之所獻納。若能點滴歸公用。得其當。儘足敷高廷之用。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高廷入款計四百八十九萬九千四百十圓。出款六百三十一萬六千八百三十一圓。出入相比。不足一百四十一萬七千四百二十一圓。借洋款以補之。然此仍是懸揣之數。至於確實數目。決不止此。惟不見有官中冊報。無從究察也。

地丁錢糧爲高國入款大宗。如所懸揣之四百八十九萬九千四百十圓。蓋錢糧居二百四十二萬八千零二十三圓。地丁居一百四十七萬七千六百八十一圓。此數似是核實。然無論其果否核實。卽以爲與實數上下不遠。余亦不知其何所據而云然。

近來高國戶口日漸增多。地畝亦日漸墾闢。而入款不較前爲多。其故蓋由於肉食之徒不知檢查戶口地畝之實數也。鬆懈若此。高民宜暗受其益。豈知高國官吏視民之所有如己物。需索惟恐不盡。故此仍非民間之利。而貪官汚吏之利也。國家之所得於民者一。而民之所以奉其上者二。猶不足。而何利之有焉。是非傳聞之語。而余之所深知也。此等官吏佈滿於高國京城及各郡縣。不耕不織。惟欺罔其君。剝削其民。以自養。盤踞國庫。如債主之於欠戶。勒索百姓。如盜賊之於行旅。故區其等類。可謂之曰無業類。

高國稅法日壞一日。而侵削中飽之敝亦日深一日。高官之有權勢而狡黠者。又新派多人。助桀爲虐。故此數年來。民之受困已極。幾乎十室而九空矣。或謂余曰。今而後木盡而蟲將斃矣。余謂根株已深。雖斃而終不能絕也。

高國每年出款六百二十一萬六千八百三十一圓。有益於民者。祇十四萬九千零

九十圓。其中以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八圓爲學校之費。一萬五千圓爲公家工程如修路之費。五千八百二十二圓爲留養監犯之費。其餘則盡爲官俸及無業類人等款。囊橐中物也。

夫民之所以納稅於國家也。原望國家有所資以益我衛我也。而豈知僅以供無業類之刻剝。余甚爲高麗惜也。以小民有限之膏血。填彼等無窮之慾壑。朝廷官爵。若專爲收養無業類而設。

官不必備。惟其人。高官若能盡心爲國。則三分去二。已足了該國之事故。爲高麗計。冗員不可不汰也。統內外大小官吏。三分而存其一。則每年可省錢款之半。以所省之款。立學校。興製造。開鑛產。築鐵路。而以被汰之員。充其役。使彼等既可資以練習。又可藉以生活。積久之後。當深喜其向日之被斥。而此時之得以自食其力也。是猶費洋二三百萬圓。以教化無業類。而歸之於正也。不亦善乎。

此外則稅則宜改定也。而此事行之實難。非假手他國人之能勝其任者。不爲功。高麗國家銀行宜創設也。銀行者。國賦賴以興盛。商人藉以流轉。其有關於國與民者大矣。自今高麗國家已製有銅及暱格。而及白銀錢。而該料俱以重價購諸日本。卽由日本製就。運送高麗。是名爲高麗之錢。實則高麗製錢局。僅蓋印於其上耳。如

此則於高麗何益乎。以余觀之。該國所出赤金。每年值銀三百萬圓。國人不諳製鍊之法。以生金輸出。僅得極賤之價。若國家收而鑄之。或爲錢。或爲條金。以流通市上。則國家可以行紙幣。而銀行之運掉靈矣。且國家每年存金。值洋二百萬圓。十年之後。積成二十萬圓矣。余更可以預決曰。以余之說。行高之政。他日高國入款。必漸興盛。藏金之多。及其他利便。尙不在其內也。

夫措施之道。必有次序焉。今日之高麗。其首要在減官以節費。次則釐定稅則。費節而稅則定。則高廷有所藉以整頓。訓商迪工。以爲裕民之本。購置生金。以爲富國之本。並不與中國借款。且一舉而兩得其利。計其於國計。實非淺鮮也。又人

譯倫敦記事報 西五月十五日

傳聞中國又議借款十兆鎊。以關稅作抵。與議之人名。威而生。係英國某公司之代理人。其已否議成。及如何辦理。尙無所聞。蒙前論中國關稅之可作抵者。已極式微。故倫敦殷實可靠行家。未必肯議。除非有大國作保。或別項國帑作抵。則可。

派員驗船

譯倫敦中國報 西五月十四日

中國水師官兩人。已到德國。聞將遍閱其船廠。現在中國在德廠定造師船七隻。士得丁地方發而根廠造快船三隻。哀而并地方希却廠造捉魚雷船四隻。快船容積二千九百五十噸。馬力七千五百匹。汽力十九。諾脫半。喫水祇五密得。三十九寸。三尺

七每船裝快礮十七尊。麥格淨礮六尊。另有船礮一尊。及魚雷。其捉魚雷船馬力係六千匹。每點鐘可行三十二諾脫。皆由所派水師官兩人監造。

中國人用心

譯橫濱日日西報 西六月十六日

有一法報言百年後中俄鐵路之大有作為。俄人早已窺見。惟彼現在尙無他意。但聚精會神。以考求此路之利益耳。俄人知此路為散佈教化之樞紐。且預知中國雖欲堅拒。而終必順受。俄工師克拉夫司蓋近在國家工程學堂。宣言於眾曰。英國之舉動。我俄實可師法。在印度。祇養兵八萬人而已。足制服二百七十兆土人。無他訣。惟不與土人雜處耳。一尋常英兵。即頤指氣使。有數印度人伺候。或侍其更衣。或為之打扇。於是乎而英國之權勢日隆。然則英人之能作威福。不足多乎。此誠非仁者之願為。而治亞細亞人。則惟此法為最得。凡與華人有交際之官。或工程師。皆應恪遵此法也。

土耳其軍務用款

譯公論報 西五月廿一日

土廷運兵及運用兵所需之物。欠鐵路各公司七兆佛郎。由希回土。運費約需六兆佛郎。海運一兆佛郎。共費十四兆佛郎。兩月陸軍水師。養費九兆二十萬佛郎。戰馬軍器藥彈。約費英金十六萬鎊。另有雜費英金三十五萬鎊。共英金五十一萬鎊。惟

此項費用祇可作半。蓋馬與各物尚有存者。廢去不過五成。約英金三十萬五千鎊。撫卹死事兵弁家屬款項。至多二兆佛郎。為希臘師船毀壞沿海地方及槍礮亦算一兆佛郎。統共約費三十四兆佛郎。再加有餘不盡之款。二兆佛郎。約共三十六兆佛郎。照原文譯出故數目不符

土索和款

譯上海字林西報西六月廿八日

土耳其所索希臘和款有四。一割據賽色利地方。二希臘兵費英金十兆鎊。三廢去駐紮土耳其希官管轄其民人之權。四訂立兩國互交越境逃犯。此係土耳其故意重索。尚可議減。東方人交易。大概如是。倫敦太晤士報細算土因軍務所費。不過英金一百五十萬鎊。現各國飭其駐紮土京之公使。照會土政府。第一款不能照辦。或為用兵起見。稍改賽色利之邊界。則尚可商議。第二款可行。惟須議減。第三款不能照辦。第四款可行。

日本借款

譯倫敦記事報西五月十五日

日本借款。本已議成。而忽然中變。現聞又有成議。下禮拜即可揭曉。初非外人所及料也。或問曰。日本尚有應收中國賠款英金十三兆半鎊。何以尚欲借款。答曰。一因中國應付賠款。尚有五年之久。一因日本除添購船隻軍械。築造鐵路。及他項工程。開闢臺灣之外。尚擬鼓鑄金錢行用。所以需金甚鉅。蒙以為日本創用金錢。因知此

後必須向歐洲借用鉅款。金錢通行則借貸較易。當與中國用兵之時。日本政府經議院議准。可借銀二百五十兆圓。彼時不知何時可以息戰。能否可得中國賠款。及至戰停結算。所借不過銀八十兆圓。和議成後。其准借之款之半。銀一百二十五兆圓。政府決計不借。祇借除已借外之尾數四十五兆圓。現擬借者。卽此數也。議准借款。係在議行金錢之前。故借券之上。仍用銀錢之數。惟政府援照圓法新例。將來在倫敦還金。按現在時價。每銀一圓。作二先令。一本士。是則名爲銀款。而實則金款。蓋本利皆照定價還金也。何以該政府不將舊准借款銷去。而另請新款。則非所知。大約此時不便干求議院耳。所議借款。何時揭曉。及如何付款。尙未大定。惟利息則已定。周年五分。此事必底於成。傳聞款已有著矣。日本與中國議和之時。俄法德出而干預。將日本所籌定者。全盤撓亂。蓋日本索中國賠款。寬與年限。並未約定中國借到款項。卽應照付賠款。其意似非不願中國不付。因有結實之保。不付則可據而不還也。孰知俄法德挺身而出。以致日本所算皆左。現在中國因欠日本英金十三兆半鎊。但寬有五年。祇須陸續按期照付。毋須借到多少。付多少也。風聞中國又借鉅款。不知何以抵償。去年中國海關收數。祇有英金三百二十五萬鎊。所有已借之款。以關稅抵償者。每年應還本利。約計二百五十萬鎊。誠然至一千九百零四年之後。可逐

漸減輕而七年之內情形則實係如此。然則現在祇有英金七十五萬鎊可抵新借款項也。日本目下借款將以添置船隻購辦槍礮築造鐵路開闢口岸。即將中國賠款併算在內已經入不敷出。況此後出款必有增無減。倘或并中國賠款而無著日本計將安出。或者中國另借鉅款大興水師以與日本一決雌雄。日本又將奈何。即使日本陸軍水師皆為勁旅而行軍之費安在乎。

日美齟齬

譯上海字林西報

此次廢檀香山女主力利烏卡拉尼而據有其國者。係向本傳教之美國人及他亡命之徒。其意遲蚤欲將該數島獻於美國。日本深銜恨之前不准日本遷民之往該島者登岸。自今觀之顯係若輩設計以辱日本。欲逼使美總統麥荊來將該島歸入版圖。不謂竟得如願以償。神戶西報謂日本定不甘服美國收屬該島。其議員與日報亦必鼓譟其政府不肯甘休。不特議員與日報也。日本一國將為此事羣鬩而起。美國則分為兩黨。不以收屬該島為然者居多。此皆老成持重之人。觀日本索賠且力爭條約內所載利權。准日本遷民前往該島。然此兩層。美國未必肯依。倘竟決裂。孰勝孰負。自可預知。特美國亦不能不費力耳。該數島約有日本一二萬五千。大半曾經訓練為兵之人。火奴魯魯

檀香山都會

距舊金山係六日程而距橫濱亦纔十一日。

況日本水師未可藐視耶。美國收屬檀香山於英國無所關礙。倘日美竟致開釁。英亦必守局外之分。惟兵凶戰危。自應盡力以消弭之。美國上議院擬撥美銀五萬圓為修治檀香山口岸之用。日前下議院覆議時。從之者甚少。投匭後。違者有八十五人。從者祇五十三人耳。

美築高路 譯朝鮮西字月報 西四月

自高京至仁川鐵路已由高廷允准美國某公司創造。總理為美人毛斯。不日可以興工。西歷五月中。另一美人名來亭脫者。亟亟赴高京謀幹而已。無及矣。該路所需地段由高廷讓給。不必出資購買。該公司祇須布軌設站等費而已。訂期以十五年為限。十五年內。該公司有管理此路之全權。期滿高廷可以出資購回。價值彼此公議。議不合。則彼此各請公正人裁斷。倘期滿不購。則此後每屆十年。任高廷之便。欲購即購。該路所需辦事之人。大半用高國在官之人。夫此路之成。高國商務之奮興。可操左券也。且使高國人士有所觀感。而知至要莫大之所在。非徒習西國語言文字。及一切學問之粗淺者而已可也。培材書院為高麗國學生徒濟濟。大都志在公使之譯員。與郡縣知事而已。何足道哉。況此路不過發軔之始。他日必由此推廣。以遍及於通商各埠。其益高為何如乎。平壤煤礦出白煤甚佳。足以供火車之用。惜乎

離高京有一百六十英里之遙。若從他處購煤，必出水道運來。水運不能直達路頭，有起駁擔運之勞。爲今之計，宜急築自高京至平壤鐵路以運煤，則公司不必外出購煤，較爲利便。執筆人既誌其事，因抒己意曰：此後若高國人士，再不留意於泰西精美之學術，我等當甚爲失望。近時高國學者，稍知盡心於築鐵路、開礦與機器製造諸事，不第沾沾於中國舊學，此風既開，年少新學之輩，自知西來學術比向來所習之大學小學爲要，雖欲守舊而不可得矣。若此，則五百年來故轍爲之一變，我等之所喜也。

暹王遊歷續紀

譯倫敦中國報 西五月二十一

暹王於西本月十四日，駛抵弗尼士岸。上聲礮致敬，船中答礮如禮。有折努亞公爵，特至弗尼士迎王。暹羅太子及公使，亦由陸路來迓。十六日午前十一點鐘半，折努亞公爵與地方官，陪同暹王及其隨從登岸。有礮兵一隊，在車站之外，手槍排列。站內有水師樂兵一班，奏暹羅國樂。王之坐車，於十一點鐘四十分，開往彌倫。在該處大禮拜堂遊覽一周，卽往克以亞索。十七晚，行抵折尼法。瑞士地方官及駐劄柏靈巴黎之暹羅兩公使，已在車站恭候。其站用旗幟花草，點綴可觀。瑞官致詞，以伸懽迎之意。暹王操英語答之。遂乘馬車，往非拿潑浪金旅邸。已預備供張。王卽於旅邸

中款待各人西本月二十五或二十六王擬往奔納瑞土京城晤其執政諸人再往折努

亞及羅馬然後北往聖得堡已在西七月初一日此處小住數日即往木斯科後仍

折回聖得堡在俄時俄當竭地主之誼款待遊俄後即至士禿克霍耳末瑞典京城及克

立士梯亞納瑞威京城也

英文報譯

桐鄉張坤德譯

論中國金石之富

譯倫敦東方報西五月廿一日

中國向無開挖金礦公司今已創設一家未始非變局之端也中國金石產素稱富饒無如華人鮮能自行開挖以發其本有之利源夫修築鐵路以及創興礦務工業洋人請不一請無如官場深惡而痛嫉之所請迄未如願雖公使示之以勢商人誘之以利三十年來絕無成議幸有日本之役或可藉此發端蓋政府現亦漸知西法不徒可行於平時並且有益於軍務加之所允日本兵費歐洲公使每以應另籌餉撥給之急提撕而驚覺之並告以此等餉需應如何籌畫其國民景況宜如何整頓華官始恍有所悟查總署凡需款項向取諸地方官官則取諸平民相沿已久雖明知地大物博不復思開採金石藉收地利計誠左矣亡羊補牢未為晚也現在鐵路已多允准興築英國公使求開金礦業邀照准其產煤最富之湖南設有礦局諸如

此類詎非革故鼎新之舉乎。惟中國金礦究竟何如。正難臆度。歲出金數。以出口赴英印碎金計算。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出口計重十七萬三百廿八兩。特此非所產確數。其以出口之數計算者。因無詳細可考耳。詎知中國自用之金。或家藏。或製首飾者。正復不少。而北洋金礦公司章程內所述中國每年出口金數。有一兆兩之說。非本館所敢憑信。公司諸君所述。係屬實情。固不待言。惟所報數目。據說取諸京報。乃京報所載。未必可恃。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中國出口金數。已言之矣。然則其餘之金。果何往哉。據報所餘之金。應有八十三萬兩。歲銷此數。焉能絕無蹤跡。大概華人心思不同。算計金銀寶石。難保無臆度之詞。故曰一兆兩。適合正數。或謂此係京報所載。應足為憑。本館則以中國京報所載真假。正非英國官報所可同日而語也。雖然。中國有數省。其產金之富。詢諸洋人之遊中國者。實屬歷歷可稽。照若輩所說。苟能參用外洋機器。其能挖得之金良多。中國現在所有之金。皆取諸北方。若西南則取諸雲南四川各省。亦有取自山西黃河以上。京都以南者。其開挖悉用舊法。所有之金。未能盡取。據本館所知中國產金之處。除長江之支派所出金沙不計外。其最著名之處。在西北一帶。北洋公司擬卽就該處開挖。如該公司所化華人棄去之金屬。提得成數。果係折中數目。此舉似尚可圖。或謂該公司未議設之前。早已有金出自

金山者雖開礦之人耗費不能盡取其質而金之取自官礦每年解京者亦頗不少其言誠然惟淘沙所得未必甚多華人之恃淘金沙餬口者固不乏人而西藏各山所出之金是否富足公司採取能否獲利非敢預言其所富饒者實係青石而以何處最多鮮有知之者北洋公司現在招股三十七萬五千鎊其能開挖之處雖廣因中國所允准之處計有三萬方里之多最可惜者地遠而轉運難耳至近之處在京北三百英里查中國道路之中以此為最艱難其情不言可知矣據該公司說自津口運機器前往或依鐵路或遵陸尚稱便易遵陸雖屬可行亦非易易且赴蒙古以東金礦有何鐵路可遵本館願承教況此等產金地方居民痛疾洋人類皆不法之徒再該公司邀准開挖之地究在何處可否明以示人所稱東蒙古似覺含混所有曾經勘驗之產金之地似皆在西伯利亞西邊一帶也

中國紡織縲絲情形

譯倫敦東方報西五月廿一日

駐各國美領事咸遵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七月八日外部之諭業將駐各該國商務情形專稟具報並摘錄稟中要畧另採取別種商情名為地球商務總論俾眾易於觀覽其要旨蓋取近時查得各情以表地球商務工業之進步前按東方錄到稟中所載近時進出數目業經登諸本報而其附著論說亦不無裨益爰再將上海美總

領事佑尼君所論中國整頓工業情形照錄於左。

中國改用機器興築鐵路其製造之道分運之法自必今昔迥異工業既更其他改革之處如政事文化民情之類當亦將接踵興起今具報商務未便牽涉姑置不論查商務中已有二三項更張之處未始非中日所訂馬關條約所致自該約章兩國御批後滬濱及鄰近各處之軋花廠織布廠繅絲廠紛紛創設局面爲之一新其興旺氣象殆有變爲東方洛活爾係美國紡紗織布廠最多之地之勢上年年初滬上紡紗廠已有五六家其已動工之錠子凡十萬五千枚其裝工未竣之錠子凡三萬餘枚此外西商公司招股設廠者計英公司三德公司一共用錠子十四萬五千枚另有日商紡紗廠二家議成而中止其華商紡織廠終年日夜工作而獲利頗厚九十四年各廠所用印度棉紗計進口十八萬包合價銀十兆兩。

九十五年棉紗自日本進口者亦頗不少每包價銀七十二兩比印度紗價每包貴四兩此項日本棉紗盡用中國棉花紡成者其花之運赴日本時既須付出口稅而紡成後運回中國復須繳進口稅乃用此項棉紗紡織之人尙能獲利足見中國如果能自行紡紗將來織成疋頭其貨價之廉當無出其右者也加之中國工人夥多有用之不竭之勢所得區區工價實非美國工人所能自給上海如此他處尤

爲便宜。蓋該口工價已較內地豐厚。致遠方男女來謀食者日繁。有徒雖離家不計也。

上海軋花廠最大者計八家。所用軋車約五六百輛。大半係日本所造。此外華人之在家中。按設軋車數輛。以人力爲之者。亦復不少。內地軋花仍多用舊法。目睹情形者。莫不訝上海變態之速。凡此皆足以勉勵栽種棉花之業也。政府果能不重稅廠業。則紡織繁而栽種多。滬濱既富。國庫自裕矣。查上海一口。棉花運至外洋者。前年約計價銀十兆兩。

上海繅絲廠亦頗順手。其已開工各廠約二十五家。新開蘇杭各口岸。尙有在造未開工各廠數家。此美領事稟報紡織繅絲情形也。上年有美商數人。前來上海謀訂造中國鐵路合同。大半僅恃書信。通謁公使領事人員。並無委係公司派來承訂合同。卽能照辦之確據。余非以此等商人所言不足憑信。但凡人之赴中國承辦工程者。應有商人的據。此則一定不易之論也。

上海應設賽貨場。按置美國各種機器出產。以供衆覽。此事尤須亟行開辦。其貨產尤必能迅速承辦。華人購物每喜先見貨樣。僅示以繪圖知單。不足以使其詳細。機器貨樣。華人尤求先覩爲快。然則開設賽貨場。此其時矣。

論中國宜亟變法

譯世界報西六月初一日

近時論中國者有二。二爲維令羅伯得孫氏其論云。英法親交之時方至矣。中國南部實待英法人之來也。夫外人既得開航業于西江。今又將強行干與自廣東至揚子江口之鐵路。蓋中國之亟務有二。一曰鐵路。一曰關稅是也。然二者必待選舉委員。委託有人而後始決也。又有中人某君論云。更革中國。非學文明之風而能成。必待更革官府而後能成也。官府鮮清廉之風。其在前十年。則世人所驚訝之事。今則爲之而不怪。謂是乃常事耳。然則欲更革中國。必當先興清廉之風矣。哈列得氏亦論云。須以中國爲天下貿易之地。使各國商賈任往來於此土。以管其業。然爲中國謀其獨立。須使中國抽稅於鹽與鴉片。而其餘貨物。則不抽稅。固甚佳也。至抽稅之人。不可不委託之於稅務司也。其論如此。則中國亦當自警。倣日本之例。而更新其政也。此等之論。皆西報所錄云。

論布哇島中華人

譯國民新報西六月初四日

布哇政府視中國駐該島者。爲無條約國人民。以苛法待之。前五年。即千八百九十二年。制定中國人法章。雖准已來住該島者。得永住於島中。如此等之華人。欲一回

於國復來該島則須要有約券以二年為期。又如華商來該島則須先交保銀五百元於該島政府。乃許駐在島中。以半歲為期。又如島人役使華人。或為農務。或為使僕。准該華人上陸。然不許華人移所執之業於島外。布哇政府待華人其酷如此。然華人在該島甚眾。勤勉服勞。得寸則守寸。得步進一步。故其於商務也。相訂約章。互為保合。而不相競價。善守其商信。即商務有信義也。而不墜貨物之聲價也。

俄宮有小紛爭

譯國民新報 西六月 初四日

倫敦日報在丹麥京訪事人云。俄國宮中常有紛爭。綿綿不絕。蓋外務大臣母拉威埃。欲得權勢。而操縱俄皇。排斥皇太后之勢力。且廢希臘今皇。而放逐丹國王族。母拉威埃氏又勸俄皇遲其巡游法國之期云。

法國自悔前非

譯國民新報 西六月 初四日

法國名士拉那三氏。在政治新報論法之與俄。同干涉遼東之事。法果得何利。唯買怨於日本耳。法國雖得築鐵路之權於中國。而英亦得自由航行西江諸河之權。是該鐵路之利。亦為彼所奪去一半矣。

論美哇合併

譯東京日日報 西六月 十九日

美國總統麥見尼氏。有欲合併布哇之意。吾人稔知美國政治家。多執合併之說。蓋

布哇立國在太平洋之中樞以地勢之位置而論其於戰事及商事最有關係也往年美國嘗擬開一軍埠於此地籌畫頗力蓋美國欲樹威勢於太平洋則垂涎此地亦豈足怪哉聞美京電音云美國既約合併布哇雖未知其事情如何與美國元老院將出於何議而我駐美公使實報告其事是美國現約布哇議此事則已真矣吾人嘗論布哇之事言日間勢必至於此極以大警我當軸之人今果接如此之報告是使吾人得知言之名也

抑所以解釋邦國交際紛議之理蓋有二焉一曰國際之道義二曰國際之利益是也今夫就國際之道義起見雖布哇立國微弱而其於我也亦至親之邦國矣苟有欲亡斯國而併其民者則我豈宜默視哉昔朝鮮弱小而不能自立我善盡力而扶持此國或與中國同任焉或我獨任焉又或謀之於某大國以扶植其將亡矣雖或有欲置其國於危地則干戈相見亦且不辭以保護之如中日之役是也地球之人齊稱此役日義戰蓋爲此也顧布哇今日之事亦殆類於此耳若爲國際之利益起見則須維持之且謀增進其利益之道蓋各國所同志也況布哇之與我其利益關係極爲至密也試查布哇全島之人口其四分之一則爲我國臣民而彼我之貿易亦極不尠若一旦以該國合併於美國則奈美國法律不准外國勞工即謂豫約勞工

定其所勞之事。進入國內。苟如此。則我臣民現爲有契約之勞工。身在布哇者。卽不得不逐於島外。若果美哇合併既成。將見日本人之隻影。不復在布哇全島中也。又何容疑乎。日人旣爲其所排斥。則欲維持日哇貿易之盛。豈可得哉。況美國所執之保護政策。及排斥日本人政策。將風行於布哇島。而無待躊躇。故欲保持我利益。且增進之。亦不可得也。故曰。使美國合併布哇。則我外交之道義及利益必廢矣。

夫旣如此矣。美國果合併布哇。則我政府之處置此事。將出於何途乎。先是我國外務大臣大隈伯。命駐美公使星氏。照會美國政府。詢問其所執之意。美國政府答云。無合併布哇之意。於是大隈伯乃策畫交涉布哇之政策。以從事云。伯本知美國善於守信。故於布哇之事。亦未嘗存一疑心於胸臆。前數日與地方官會議。猶演說云。想美國必不助布哇無禮於國際之上。而學其無禮也。且補言曰。外人或憂念美國合併布哇。故姑言及此。蓋欲以慰國民之心也。伯信美國無蠻野之心。而美一旦出於此。是非伯之不才。而實伯爲美國政府所欺也。伯之見欺。是美國政府食言於我日本帝國也。然則爲伯者。須責美國食言之罪。並補救其所失於布哇之政策也可。

大隈伯論變更國政續第三十一册
譯日本新報西六月

日本雖進於文明之域而猶以爲未足故於民人興業之事亦未能一任人民所爲須政府留意其間幫助人民使之有所發達是爲至要也況行政官之智能必優長於勞工女子能知地球之情勢較彼此之優劣知外國又知己國故宜教導國民以開新智識又宜端其趨向也卽如鐵路一事政府嘗創興此業今則民人知其利便各處人民自知興築鐵路不復煩政府之經營又如製絲所亦政府嘗創始於富岡地以製絲之藝術教授附近之女工今則國中到處皆見製絲所如此之類不一而足皆政府率先民人知所趨向而能奏效於數年之後也其他山林之政礦山之業皆係政府先倡現時製鐵之業猶未甚興盛政府頗爲憂勞故農商務省將興一製鐵所爲民人先倡則後來又復見製鐵局興於四方無疑也

農商務衙門又思外國貿易所以關係於國家盛衰消長之理乃預備擴張外國貿易貨財每年簡派人至外國稽查其實情又興設陳列商貨所資商家之參考政府爲此等之業實爲民人謀利路也

法國以明治二十二年將開萬國博覽會於巴黎我國亦擬參預其事已定需用之費夫巴黎不獨法國之京都實爲歐洲之大京也我國擬預列其會蓋欲使五方知我國進步之度並顯示我製造產物情形此等之事皆爲國民示當法之規則也如

貿易品物陳列館中必集內外緊要之貿易品或將來必需之貨物足以致國家殷富者。汎供管業者之覽觀。蓋此館之設本欲使管業者知何種之物宜製造。是投人之嗜好。或所輸出之國需用何物。故若有欲悉其說者。則可據公使領事。或海外貿易稽查員所具報。其所解說皆不遺餘蘊。陳列品物館之所用亦如此耳。在各地地方亦須興始此館。使商民多陳列貨物於此。以取其模範為合宜也。且法開萬國博覽會於巴黎。我商民宜廣陳貨物。法國嘗開博覽會。在距今十一年之前。夫前十一年之日本。非復今日之日本。日本進步文明之速。以近十餘年為最。則法人據前所見之日本。而以衡今日之日本。其驚歎必有甚者焉。西人屢言日人摹倣西風。亟採其文物制度及技藝百工之事。倘根底未立。而襲彼皮膚。其不招覆亡者幾希。又云。日本乃愛美術之國。其風景之美。即地球第一。亦不過如此耳。及中日一役。天下始知日本武力。匪夷所思。乃謂日本之武力。非同蠻民好鬪者之逞強。乃得文明之神髓。故戰而克捷也。自是遂生畏敬之心。謂觀今日之日本。遠逾於曩昔。故觀日本之商工業等。亦留意詳察。謂日人做造歐洲品物。頗為精巧。且工價甚廉。其民溫厚勤勉。事業巧於使用文明之利器。意者將來馳驅於地球競強之地。亦必制勝也。近時外洋諸國。屢排斥日本勞工。又欲課重稅於其所輸進之貨物。蓋出於嫉其將益強。

之念也。然則我國民亦當奮勵乘博覽會之好機以驚動歐洲人士之耳目矣。德法由來不甚和協。故法國開博覽會而德人不干與焉。德人開會。法人亦不干與焉。如此者既十數年矣。今次之舉。法人將招德人列會。而德人亦將稱雄於列貨之上。列國之情形。現在如此。則我日人豈可徒陪列其間而已哉。然則須勸獎國民出陳各種之精品。又或懸重賞。招致美術精品。亦爲方便之法也。蓋博覽之會。非協和官民爲一。則不能舉其效也。苟官既獎勵而民人尚惜焉視之。則官亦無奈彼何。余切望民人以國家爲志。而留意於此。使出於官民一體之途也。西人觀與日本入觀本報近時美國擬增多海關稅。現提案在議院。蓋此增稅一案。距今前數年。哈里孫爲總統時。嘗行此法。稱曰麥見尼增稅案。行之三年。頗聳動地球之耳目。僉謂重稅太過。馬及前總統苦列不蘭執政之時。遂更改此法。今次麥見尼爲總統。又欲復興此法。於是世人側目。復思前七八年之重稅。我政府乃行文於美政府。曰。此法果行。則必阻礙日美之通商貿易。互招不利。蓋麥見尼未爲總統之時。約下民以行此事也。想美國之現情。非行如此之法。則不能拯國家財政之匱乏。故下議院之意。亦謂欲謀國家之進運。莫如行此法。蓋美國下議院議員多與政府同志之人。故能爲下議院所贊成也。然上議院財務委員。改修該法律案。頗減少其稅率矣。要之美國擬增多

關稅而抽重稅於我貨物。未免阻礙日美貿易之一半也。我國之與美親睦既四十年。固稱密邇之交。然今突有此事。豈不遺憾乎。雖然此法之行。不獨日本蒙其害。法德英意亦同被彼抽重稅之害也。

法名士上日本某將軍書

譯國民新報西六月十五日

法國名士某君嘗游日本。與日本上流人士訂交。又酷愛日本風景之美。久唱日法宜同盟議。比聞日本唱殖民於海外之議。上書於日本某將軍云。將軍閣下。遼東干涉之事。非法人之與志也。如鄙人亦為唱與日本同盟之一人。余每聞日本之事。必與莫亞殺那亞得君晤談。莫氏嘗應日本之聘為其律學顧問。駐留至數十年。日人愛慕其人。頃閱新報。知貴國將移民於南美洲巴西國。鄙人自往年以來。屢言於閣下云。英國人種與日本人種本難相得。徵諸日人生平之氣概。瞭然而知矣。蓋英人性質極尊大。倨傲日本。豈能忍就其下風哉。乃知貴國之民與英人種。兩美並立。頗為不易。唯拉丁人種。即謂法性爽快敏慧。恰似日本人種。然則與其移民於英人種之間。不如移於拉丁人種間。之易相親睦也。思巴西有販奴之習。久矣。日本欲永住此地。而了其一生。則亦可也。如若不然。則恐不堪其憂也。鄙人久歎法民人口漸減。且顧念國內農業現情。切望貴國移往敝國。以我農務。敝國葡萄園耕作。與貴國之人最相合。敝國南部風土氣候。

亦與貴國之人適相合。其地足以容貴國一萬五千人。鄙人此說不止爲移民之一事。並足以敦兩國之同盟。定親交之一法也。

論整頓埠政

譯國家學會錄

日本某學士在英國論埠政云。日本立國據有海島。以雄視地球。其埠政之舉廢。實最關繫國運之消長也。比年以來。修築橫濱大阪神戶埠口之議。紛然雜出。其中或有已興工事者。或有將興工事者。凡此情形。皆所以保全我邦立國於地球之體面。又關貿易之進步。最不可少。至修築之技藝及方法等。則近世當有專門之人出而議論焉。唯於修築埠口。既成之後。宜設何等方法。管理埠口。以增多其利益。則最宜商酌者也。若夫此等議論不明。及管理埠口。與維持更改之法。不得其宜。則修築之效。亦何能舉。苟如此。則管理亦必不嚴。船舶往來之秩序。亦必不能整齊。進出貨物。亦必不能利便。船主及貨主之不利不便。比諸於未修築之前。亦恐無有差異也。現如橫濱神戶。新報屢傳其紛爭。試開列地球大埠所行之政法。以資參考焉。

倫敦埠口。在潮鐵莫斯河口五十海里。自倫敦府下至洞兒順之處。蓋管理鐵莫斯河一帶之權。在鐵莫斯保護廳。廳有議員三十人。卽倫敦府會及郡會。並各出六人。

水務省商務省航路標識局等。並各出二人在鐵莫斯沿岸一帶之區會郡會等。同出十二人。又水路公司出一人。船主等同出三人。內河小輪船公司等出二人。船渠公司出一人。碼頭公司出一人。此等議員同商議以行埠政。又發布航行鐵莫斯河之命令。又修理河底設立浮標。海中標識以防觸暗礁。除去有礙開行之事。禁遏遺棄污穢之物。監理漁業。凡運送猛烈之藥物。必待其發命令而後行。皆係該廳所行之權矣。該廳初設於千八百五十七年。至千八百九十四年。發法令以增擴其權。於是鐵莫斯一帶之政。為該廳所設施。倫敦埠設立埠口長。亦屬鐵莫斯保護廳所轄。待其指揮。而後行埠政也。然自埠口至倫敦橋一帶。兩岸之碼頭船渠等。悉屬私立公司所管。且經紀之法。及此船渠與彼船渠之關係。皆任其意之所為。故埠口長之職。不過止監理埠口輪船。及除河口所堆積之泥沙等事。至總管倫敦埠口。則非其權所及。故船渠之價稅。不能畫一。遺棄污水。亦不能嚴禁。修理各渠。漸形緩漫。又勞工與該公司之關係。每不相親睦。且以股分立公司。故股東急於收其利益。與船主往往利益相反。每多拂意。又大船主等。每憎忌船渠公司之專橫。至有欲別設碼頭。以便自己之輪船者。現如去夏。彼阿公司。購得鐵莫斯北岸之地數畝。其意實在不欲與船渠公司交涉耳。

現時倫敦情形如此。其船渠之制雖多不便。而觀其自修築埠口而來。至現時之情形。則英人本尚自由。其所施設亦多出於此宗旨。故當今日欲讓移此業於官。以施劃一之制。而律埠口之經紀亦固不可得也。雖然。苟觀現在之情形。而不變更其無秩序之情狀。則船主等之不便。不可勝言。是船渠公司等。自招其不利也。故或爲說云。及今須合數船渠公司。爲一大公司。選一人爲總辦。假之以權。以經紀鐵莫斯一帶船渠。所議確否。姑置勿論。惟英人尚自由。重視自己之權利。而整理船渠制度。則亦知須出於劃一之法律。由是觀之。亦可以卜航業家重視船渠之一端矣。

安得凹伯埠口之政。屬該府所管理。在埃斯哥海岸。有繫船場。長三千八百尺。有棧房附屬焉。並係該府所管有。而其管理經紀之法。優於倫敦數等。蓋比利時之政策。似謂與其先造船船。而經紀航業。不如利用天然所有之地勢。爲各國船舶所輻湊之處。卽爲歐洲大陸貨物所進出之關門矣。故其埠口之經紀。總爲國家之業。而其所施設。實爲地球所罕見也。雖然。所進出於該埠口之船舶。必當經由和蘭屬土。是所以爲安得凹伯惜也。卽在埃斯哥河口之跌拉神克。亦屬和蘭。自此地至安得凹伯約七十英里。今如欲浚深其河底。修理其海岸。以大闢舟楫之利便。必非與和蘭

協議不可得也。然和蘭則有羅都大得母及亞母斯的兒得母等之埠頭。與安得凹
 伯爭勢。且此等之府本有鐵路之便。可以招致歐洲諸國貨物。則安肯廢擲鉅款。修
 築自跌拉神克至安得凹伯之江河。而學假敵以糧之愚哉。比年以來。埃斯哥河舟
 路漸沒於土砂。和蘭政府及其國民視若等閒。豈偶然哉。嘗觀埃斯哥河之情形。現
 不能進大船。即遇五千噸之船舶。亦不能二艘並進。且其繫船之處。除皇家特准公
 司船外。殆不能繫船於此。故船主等往往不到此地。而即至羅都大得母。蓋有由也。
 故進出羅都大得母等船舶之數。將駕於安得凹伯之上。乃安得凹伯府民。則置之
 不論。舉比利時國民常商及該埠口之將來。宜如何施設。乃能維持其繁華。而為一
 好埠頭。又或擬增多繫船所。或變更埠口章程。或講究管理埠口法。蓋甚慮該埠
 口將來之或有衰運焉。

此等之例。實諸國所目覩也。余故開列於前。欲以示海國民人。不可輕視埠口之消
 長耳。今觀日本之埠政。並參之於目覩。誰不驚其整頓無方哉。問其埠口章程。則唯
 有慶應三年所立之箱館埠口章程。及明治二年四月所定之開埠章程耳。且此等
 章程。亦不過我地方官與各國領事所合同訂立之交際條規。故未可目為日本埠
 口制度也。欲於此等章程中。覓一有關埠口之法規則。惟見有埠內警務署及進出

口章程耳。然無專管此等之政廳。其事一半。則水上警務署行之。又其一半。則村衙小吏任之。然則如埠口之制度。謂之絕未嘗有。不亦可乎。政府前數年。雖發布海關章程及檢疫章程等。管理埠口之法。雖似稍備。然未可謂備也。何則。海關章程。則以抽稅於所進出埠頭之船舶為標準。檢疫章程。則不過付託內務行政之一部於水上警務署。而於總管埠口之制度。依然闕如。未見有完備之成典也。蓋雖於實際所行。未必全無定制。卽如陟黜海員。須要村衙推舉其人。有關檢疫之事。則衛生局與聞焉。警捕之事。則水上警務廳肩其任。關船舶之事。則管船局掌之。抽稅之事。則海關任之。是由各廳各局共行之耳。然未有專一之政廳。而能行其政者。豈非一大缺憾乎。則可謂為阻礙航業大興之前程者矣。然則宜布何種制度於日本之埠口乎。余所欲論者。實在此立法之事也。蓋立法之事。必當先致意於時與事。而後決定焉。今日宜如何修築其埠口。而經紀其埠政。現如大阪埠口。將執行船渠之制。故果採此種之制。則棧房及其他凡百附屬此制之物。亦宜悉由官設焉。猶現時橫濱海關。以碼頭為國家所管有。而收其課稅。或雖官設碼頭。而借與民人。使民人管其收貨之事。二者要必居其一也。今夫官自任其經紀。則經營船渠之法。宜先致思。如為民業。則當先思國家關涉其業。果能臻何程度。

故修築埠口宜以爲國家之業抑以爲人民之業此二端之論先定而後行政之論
卽興也

夫埠口之經紀或爲官業或爲民業其利害得失之所繫蓋未嘗不視其國之情形
如何也譬如德國則國家自管理鐵路之業蓋其國情於財務與軍事固不可不出
於此途也又比利時國以船渠事業爲官業蓋船渠之整不整足關國家之盛衰也
然則如日本者試先思其國之地勢及埠口之情形等則宜以爲國家之業固無論
已日本位置在太平洋之中四面環海須盛興航業又須講招致萬國之商船爲地
球之倉庫也苟欲如此則欲興舉埠口事業莫善於視爲國家之事業焉如委之於
民人則其發達之效決不甚速必不能與航業之發達並興也

如果爲國家所自管之業則國家本不必如股分公司急於見利其租用船渠棧房
之費亦當廉賤方足以招致各國之船舶以增多輸進輸出之數並可使棧房之業
有起色也或云國家事業概從廣大故經費亦較民業爲稍多雖不似民業以分贏
利爲主而其船渠之費猶不能廉賤也然國家本非急於見利故惟保持船渠之美
觀又善更改其埠口以漸增埠頭之繁華助輸進輸出之利便則優於民業者萬萬
矣且旣歸國家管業則無勞工挾衆罷工之憂故不至使輸進輸出之業務停止又

管理之法得宜而不與事業相離隔。卽不致有倫敦埠設保護委員而不能管理全埠之憂也。由是觀之。日本埠口事業適宜。由於國家管有其業也。昭昭明矣。請更論其行政之法可乎。埠口行政之目有四焉。一曰造築物之保護及改革。二曰船舶進出辦法。三曰埠口之管理。四曰抽稅是也。

何謂造築物。曰總稱埠口船渠碼頭浮標棧房起重器等。及其餘一切附屬之物也。故保持此等物件之傾頽毀廢。常宜致意於其間。一隨其便是爲切要也。各國並不深思於政理。而獨苦慮於行政。不知接物實際之間。蓋在此也。船舶進出。須先豫報。及其進出之後。須復告焉。蓋豫報之要在豫報知其進口出口等在何時。又豫定案針路而示行舟方向之人。及泊船之所也。埠口管理者。卽謂水上警務署。及衛生事務也。卽如管束水夫火夫等之騷鬧。又如禁在船舶投棄污穢之物於埠口。又如防惡水橫流於埠口之類是也。抽稅者。卽抽進口稅及船渠稅等是也。之四者。實舉行埠政之要目。故今欲制定埠政之法。須據此等綱目。而參攷於歐洲諸國所行之制也。至於操其綱要之人。則須設知港事一人。管理埠口一切之事。蓋是以埠口所在之地方。爲其行政之區域。設立政廳。任以長官。長官卽知港事是也。假知港事以所規定之權。使於其權內。管理經紀埠口之政。是爲至要也矣。論者每空說地中海岸

之繁華。移於大西洋。大西洋之繁華。遷於太平洋。故哥倫之繁盛。漸東而爲新嘉坡之盛。自新嘉坡移於香港。自香港移於上海。今又將遷於橫濱也。豈知哥倫之埠。不修築。則惡得奪哥我兒之殷盛。而增添其繁華哉。孟買不築埠。而整齊其港灣。則惡能集加拉得之貨物於其地哉。香港之壓倒澳門。斯倭得叻等。獨占其殷盛者。雖由其地形。爲南方之形勝。亦實由人工居多焉。則修築埠口之與殷盛相關。實如此昭昭矣。

抑論東洋之大勢。計西伯利亞鐵路竣工。約在明治三十四年正月。亦僅後數年間耳。余雖未解軍事。運送兵丁軍器之法如何。至於搬運貨物。與該鐵路相關。則知其決非鮮尠也。雖然。歐洲之貨物。未必悉經由該鐵路也。想美國之麥粉。木材。棉花。及澳洲之諸貨物。將經由何處通路。而進入北部中國。及西伯利亞乎。雖日本當其交通之要路。而中國上海及其他要埠。亦不爲少。則凡可減其糜費。與所銷時日不多之埠口。必更能殷盛也。然則我國須及今修築好埠。以便於船舶往來。又使其於上下貨物之際。不至銷費時日。則其費貲亦必廉賤。然後地球之船舶。皆以爲利便。必屬集而來也。然則築埠爲極要之事也。亦可知矣。

管轄之法。宜而不與事業。其難。而不可不。其難。而不可不。其難。而不可不。

政算術格致訓蒙戰法農漁汽機測繪工程百家論說不下萬餘部名都書庫收挾萬國書籍至一百十萬種以吾所固有者相較直太倉之一粟耳又況彼中政學歲月改觀距今時之已為陳羹士子興焉有志舍此之外羌無仰鑽一知半解騰笑方聞今以吾知之簡敵彼之繁吾俗之惰測彼之靈焦氏易林所謂販鼠買蛙無以成家者也而欲求其閉門船車者出門合轍蓋亦難矣難矣夫千夫仰汲衰獲者不已勞乎萬仞思虧携壘者不貽笑乎以彼歲出之數即使刪其繁蕪集其菁要拔十得五亦當歲出百種庶恃滬局津館固覺日不暇給嘗竊竊然以謂吾十八行省有官書局處甚夥原其命意莫非流布實學嘉惠士林初無中外之畫也則曷不於中書之外兼譯西書不煩籌貲無需 奏請此倡彼應讓者日茂廣印賤售斷開風氣至於應譯各書宜先延訪通士識其途徑或由出使大臣屬通曉洋文之隨員就各國藏書樓究心瀏攬撮其宏旨譯為提要論夫何者為急何者為緩審慎圖之則書盡切要人爭先覩之為快書局歲入因以增多事至利便胡為至今不問耶南徐馬建忠適可齋記言載設編譯館議猶不若此之易舉 或曰中西文字迥不同軌屢經筆舌已失其旨探原立論當自肄習拉丁文字始吾子齟齬於此抑末矣孫學修曰今日非西文不興之為急而西學不興之為急如責以西學必先責以西文老而暮焉則餘光無幾童而習之則程

功已遲。及今而外資出洋。內樹書院。然勝譯才者。廬如鳳毛。慶角。況其諸今道古。中西名家者哉。蓋收效之難如此矣。有人於此。意春之必煥。而忍其寒焉。日禾之必熟。而忍其餓焉。則譁然曰。此大惑者也。意成材之有日。謂譯書之可緩者。眎此矣。夫使列聖之典不遵。推廣之道不篤。徒讀古書。罔獲新義。耳目廢置。事勢寂然。先王之治。無新簡書。韓非謬種。所不樂聞耳。

鄉學篇

無錫孫學修來稿

古之教者。二十五家而有塾。五百家而有庠。萬二千五百家而有序。撥鋤已藏。所樂已入。里胥隣長。分爲之師。中年考校。課其殿最。三年大比。則彙其賢能。貢於國學。朝廷釐爲經制。歲一行之。無或敢廢。故鈞是人也。役之則爲民。官之則爲吏。教之則爲士。文學盛於上。才智生於下。三古之隆。皆由是也。後世制爲郡國學。黨庠術序。聽民自處。先王牖民之典。蓋廬有存焉矣。漢書平帝紀元始二年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置孝經師一人然是時政由王氏徒擬周官無裨實際泰西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國無論大小。民無論男女。地無論城鄉。有煙戶三十家。例設小學堂一。國家更嚴不入塾之科條。議罰之條列國通例以英德奧爲最嚴設文學部之專官。文學部猶我國國子監祭酒其權歸禮部雖以甚小之國。啟蒙之塾。往往二三千所。著錄之徒。三四十萬人。公家之撥帑。學徒之修脯。力不能者免紳富之輸將。綜而計之。不下數十百萬。或數

百千萬而不稍恡惜。此外警聲瘋瘡，孤子罪童，無人不有學。禮拜夜會，無時不有學。嗚呼！何其盛也。又聞西人入塾期，率六歲至八歲出塾期，率十三至十六。中數每人尚多學八年。貧甚者，許其半日在家，以助父母而已。例期既滿，教者遴其俊秀，升於大書院。國家需才，此焉皆備。其不願仕者，亦任其肄習專門，擇途自處。夫以八年向學之人，無論出而為兵農，為工商，以與一丁勿識數行未讀者相遇，孰智孰愚，孰強孰弱，蓋斟酌然矣。我不敢知曰：今中國郡縣，非盡無書院也。鄉村非無私塾也。然瀏攬四千三百萬方里內之書院，有幾？四百萬萬人中之能肄業於書院者，有幾？私家之力能延師，并能得善導之師者，有幾？而窮陬僻澗，蠢如鹿豕，姓名不能書，條教不能讀者，吾反見其如林如鯽也。夫我黃種四千年來，素以文物甲它族。今核十歲以上識字之數，百分中不足十分。較諸歐美，差六十五至八十分。讀書寫字，算學勤敏之學，僮竟不能比數。豈昔文明而今愚獷邪？抑導之無其人也。孔子曰：其有所譽，必有所試。道鑒殷周，近鑒泰西，已試之效者也。乃者京師內外，推見隱微，亦以推廣學校為自強第一義。視彼齟齬於海艦鐵軌者，何如矣。然所議者國學也。郡學也。議鄉學者，何寥寥也。夫郡國學為育才也，而其原則在於鄉學。鄉學盛而郡國學盛矣。此之不講，坐使彼之所謂教堂，得廣設義塾，施其異教於吾民。吾民之無依者，爭暱就之。

習與性成將以龍荒易桑梓十誠爲六經嗚呼父母流水之歸螟蛉類我之祝則不患棄才而尤患棄民

聖學會後序 西林岑雲附大理在勉撰

桂林廣仁善堂來稿

人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祖宗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三本孰爲大曰師爲大人惡知天聖師告我天而尊天人惡知祖父聖師告我祖父而親祖父人惡知君聖師告我君而事君生與類皆由造物治則在人道君之所治人道曰禮義名分綱紀政令教化條理文章正朔衣服器械宮室飲食事爲無一不出於師無一不在師治之內然且從之則治不從則亂從之則永不從則促從之則安不從則危從之則存不從則亡神明聖王師乎師乎孔子乎孔子之道有元統有大一統有三統有三世有百世有萬世元統則自諸天諸星無不統也造起天地萬物之始大哉乾元乃統天先天而天不違天雖大亦在孔子乾元所統之內計中國之地居大地八十分之一大地居行星二百四十九之一日居無量數無思議星團星氣星雲之一一君之在孔子乾元之中豈止太虛之有微塵滄海之有涓滴乎大一統則自天地公侯庶人山川昆蟲草木莫不統一君亦聖王中之一公侯耳三統則一文一忠一質一賢賢一親親一貴貴一尚白一尚赤一尚黑一子正一丑正一寅正有再而復有

以上二條第四年乙未應辦事也。

第五年應將本段工程於俄歷七月底一律告竣俾丙申秋可以開路。

丙由鄂畢河至波池坦姆斯喀耶為第三段計長三百零三俄里分五年造成。

一定購鄂畢托穆兩橋鐵件。

以上一條第一年壬辰應辦事也。

一開辦墊地土工。

須成其半

二購辦零碎橋木濠溝各料隨時轉運開工。

須成其半

三定購軌

底橫梁。

應甲午年用

四定購軌條及接轉各器。

五開辦電線工程。

六開辦鄂畢托穆二

橋石樁工程及轉運已購鐵料應用。

以上六條第二年癸巳年應辦事也。

一接辦土工。二告竣橋木濠溝各工。

三補購軌底橫梁。

四轉運已購軌條等料應

用。五補購軌條及接轉各器一百五十七里。

應乙未年用

六告竣電線工程。

七定購自

來水管等料。八定購巡查局及更夫住屋等料。

九定購汽機輪車等件。

十告竣鄂

畢托穆兩橋石樁工程及開辦橋面工程。

以上十條第三年甲午應辦事也。

一告竣土工。二安設軌條。

三告竣自來水工程。

四開辦車站棧房工程。

五轉運

車料汽機應用。六開辦巡查局及更夫住屋各工。

以上六條第四年乙未應辦事也。

第五年應將西悉畢利鐵路全工於俄歷七月底一律告竣俾丙申八月開路通行云爾。

按以上西悉畢利鐵路工程係由國家議定撥款之案再由波池坦姆斯喀耶往東應

造鐵路亦有分定工程附錄如左。

甲由波池坦姆斯喀耶至伊爾古慈克為中悉畢利路計一千零九十六俄里如在甲午

年開工則己亥年可以告竣。

乙由伊爾古慈克至唯爾赫涅烏金斯克為環拜噶爾湖路計二百九十三俄里如在丙

申年開工則庚子年告竣。

丙由唯爾赫涅烏金斯克至施特烈厘斯克為後拜噶爾路計一千零九俄里如在戊戌

年開工則癸卯年告竣。

丁由施特烈厘斯克至務拉的倭司託克即海參崴為阿穆爾路即黑龍江計二千一百七十五俄

里按此路已於去春由海參崴開工限乙未年內造至哈巴羅夫斯克即伯里如彼時接造

則癸卯年告竣正與後拜噶爾湖路相接則悉畢利路全工告竣問其速則旬日之遙由

俄京而至海參崴凡一萬七千餘里。

鐵路工料估價表

道路 工程 項下

第一段由車連賓斯克至鄂羅斯克	計七百	第二段由鄂羅斯克至鄂畢河	計五百	第一俄里	核計數	每俄里	共計數
共用俄鈔羅布	二十六萬四千二百	共用俄鈔	十三萬二千	每俄里	二百四十二	核計數	三十一百
地價	三兆六千九百	地價	二兆四千萬	每俄里	四百六十九	核計數	九百八十九
買民路費	四兆九千二百	買民路費	四兆九千二百	每俄里	三百四十一	核計數	六百八十九
大小橋木梁價	七千一百七十九	大小橋木梁價	七千一百七十九	每俄里	一百一十三	核計數	一百一十三
轉軌隨路電線	七千一百七十九	轉軌隨路電線	七千一百七十九	每俄里	一百一十三	核計數	一百一十三
路應電線局及車棧	九萬三千三百	路應電線局及車棧	九萬三千三百	每俄里	一千二百	核計數	一千二百
用各價	七千一百七十九	用各價	七千一百七十九	每俄里	一百一十三	核計數	一百一十三
更夫住屋	九萬三千三百	更夫住屋	九萬三千三百	每俄里	一千二百	核計數	一千二百
管等各價	九萬三千三百	管等各價	九萬三千三百	每俄里	一千二百	核計數	一千二百
來水棧房	九萬三千三百	來水棧房	九萬三千三百	每俄里	一千二百	核計數	一千二百
設自應設	九萬三千三百	設自應設	九萬三千三百	每俄里	一千二百	核計數	一千二百
棧應棧處	九萬三千三百	棧應棧處	九萬三千三百	每俄里	一千二百	核計數	一千二百
造路	九萬三千三百	造路	九萬三千三百	每俄里	一千二百	核計數	一千二百
時司	九萬三千三百	時司	九萬三千三百	每俄里	一千二百	核計數	一千二百
備意	九萬三千三百	備意	九萬三千三百	每俄里	一千二百	核計數	一千二百
事薪	九萬三千三百	事薪	九萬三千三百	每俄里	一千二百	核計數	一千二百
水匠	九萬三千三百	水匠	九萬三千三百	每俄里	一千二百	核計數	一千二百
人工	九萬三千三百	人工	九萬三千三百	每俄里	一千二百	核計數	一千二百
醫藥	九萬三千三百	醫藥	九萬三千三百	每俄里	一千二百	核計數	一千二百
食等	九萬三千三百	食等	九萬三千三百	每俄里	一千二百	核計數	一千二百
電報	九萬三千三百	電報	九萬三千三百	每俄里	一千二百	核計數	一千二百
等類	九萬三千三百	等類	九萬三千三百	每俄里	一千二百	核計數	一千二百
共	二十七兆另二	共	二十七兆另二	每俄里	一千二百	核計數	一千二百
總	二十七兆另二	總	二十七兆另二	每俄里	一千二百	核計數	一千二百

第三段由鄂畢至波池坦母斯喀		耶計三百另三		俄里	
共用	俄鈔	核計數	每俄里	共用	俄鈔
五萬	三千	二百八	二百七	四十五	萬四千
三兆七	二千四	三百	六千另	九兆六	萬四千
六兆十八	二千四百	三百	七千另	十一兆	萬四千
八十五	二千七百	三百	三千另	十二兆	萬四千
三萬七	二千七百	三百	三千另	十三兆	萬四千
八萬七	二千五百	三百	三千另	十四兆	萬四千
十四萬	二千五百	三百	三千另	十五兆	萬四千
三十八	二千五百	三百	三千另	十六兆	萬四千
十八萬	二千五百	三百	三千另	十七兆	萬四千
九萬五	二千五百	三百	三千另	十八兆	萬四千
一兆另	二千五百	三百	三千另	十九兆	萬四千
七萬	二千五百	三百	三千另	二十兆	萬四千
二十二兆	二千五百	三百	三千另	二十一兆	萬四千
八十	二千五百	三百	三千另	二十二兆	萬四千

附注

第一段路應造三大橋估價。

一穿托博里河計俄鈔一兆三十五萬羅布。 二穿伊什穆河計九十九萬羅布。

三穿伊爾提什河計二兆四十萬羅布。

第二段應造二大橋估價

一穿鄂畢河計三兆羅布。 二穿托穆河計一兆六十萬羅布。

總計

核計數

每俄里

俄鈔

鐵路工料估價表下

軌條 汽機 輪車 項下

第一段由車連賓斯克至鄂穆斯克計七百四十七俄里		第二段由鄂穆斯克至鄂畢河計五百八十一俄里		第一鐵路		第二汽路		三運		共 總 表 兩	
共用	俄鈔	核計數	每俄里	共用	俄鈔	核計數	每俄里	軌條及備用等	機輪車等件工		料各費
四兆九千九百四十九	十萬另十三萬	三千九百六十九	六千五百四十五	三兆四千萬九百九十六	九百六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九百九十九
由正路接至托穆斯克義路七十九		由池斯坦喀雅至阿臣斯		由車連賓斯克至阿臣斯		由車連賓斯克至阿臣斯		由車連賓斯克至阿臣斯			
由車連賓斯克至阿臣斯		由車連賓斯克至阿臣斯		由車連賓斯克至阿臣斯		由車連賓斯克至阿臣斯		由車連賓斯克至阿臣斯			
由車連賓斯克至阿臣斯		由車連賓斯克至阿臣斯		由車連賓斯克至阿臣斯		由車連賓斯克至阿臣斯		由車連賓斯克至阿臣斯			
由車連賓斯克至阿臣斯		由車連賓斯克至阿臣斯		由車連賓斯克至阿臣斯		由車連賓斯克至阿臣斯		由車連賓斯克至阿臣斯			
由車連賓斯克至阿臣斯		由車連賓斯克至阿臣斯		由車連賓斯克至阿臣斯		由車連賓斯克至阿臣斯		由車連賓斯克至阿臣斯			
由車連賓斯克至阿臣斯		由車連賓斯克至阿臣斯		由車連賓斯克至阿臣斯		由車連賓斯克至阿臣斯		由車連賓斯克至阿臣斯			

可... 俄里

五

已查呈請金庫核辦

三

五四四

第三段由鄂畢河至坡池坦斯喀雅車棧計三百另三俄里		二段		總計	
共用	俄鈔	共用	俄鈔	核計數	每俄里
一兆九	十八萬	十兆另	七十萬	六千五百五十五	六千五
一兆另	五萬八	六兆九	十四萬	三千四百九十五	四千二
五十五	萬六千	二兆四	十四萬	一千八百三十五	二千四百
三兆六十	萬另二千	二十兆另	另九萬五	一萬二千八百八十五	一萬二千
十六兆四	十萬另四	五十八兆	七十一萬	五萬四千二百四十一	三萬五千
十五	千七百五	十七兆	十四萬	三萬四千三百	三萬
十五	十五	二兆三	八兆七	三萬四千三百	三萬四千
九百	六十	六十九兆	八十八	三萬五千五百	三萬五千五百
五百	里	二萬九千	七百	二十七	二十七
共費					

附注
 由鄂畢河至阿臣斯克因冬路不便尙未勘定將來勘定時或省二兆二萬五千一百四十九羅布云云

鐵路工程材料估計表

下

佛士脫	Verst	煞拉夫	Saratoff
克耳夫	Khilkoff	阿帶煞	Odessa
阿倫	Onon	馬克尼	Marconi
尼格耳士克	Nikolsk	斯脫郎	Strand
庫郎根	Khulangen	潑利士	Preece
格士霍夫	Gershoff	哈子	Hertz
客耳司克孟	Kirschmann	沙士林里潑靈	Salisbury Plain
普欣士格	Proushinsky	勒忒惠士	Luttwitz
美麥倫	Mac Mullan	邁享	Mahan
泊脫賽特	Port-said	庫投	Coudert
佛尼士	Venice	披愛恩屋	P+O.
折尼法	Geneva	克倫卜	Colombo
司法士帝索勃哈納	Svasti Sobhana	寶和爾	Powell
瑪哈喇耶	Maharajah	麥克斯姆	Maxim
暹羅	Bangkok	費立伯斯	Phillips
克勒	Kerat	雷那特	Renard
阿尤梯亞	Ayuthia	南恩孫	Nansen
勞納生	Lanessan	考威司	Bowes
南喀	Nongkai	伯雷	Peary
拔頓達	Batambong	愛司克以木	Esquimaux
肯卜提亞	Cambodia		

中西文合璧表凡已見前期表內者不再列入

本館告白

又續助資諸君姓氏以後諸公續助之款請在信內書明姓氏官階以便登諸報末幸甚

楊子通欽使助銀貳佰元 卷石山房助銀壹佰元 林毅宜秀才助銀壹佰元

本館告白 本館重印舊報原擬五月底印齊詎因紙闕報多不及如期印成致勞

閱者盼望實深歉悚特此奉聞幸祈 恕之

附刊誤記 第十二期第三葉第十行且值百千萬百字應作八又第三十一冊第十二

葉第十二行尼格可士克可字應作耳又第十四葉第廿二行阿申煞申字應作帶

本館告白 湘報現又續到五百分願閱者請即前來購取此報定章止按本零售

閱者未免不便現擬請願閱 諸君先行向本館付洋掛號指定分數本館待報

到後即當如數寄奉以免紛紛探詢之勞此啟至少須先付二元

本館告白 温州利濟學堂新出一報首言醫學次設問答次錄近事末附文編皆

極詳備半月一報年價四元并在本館分售謹此布知

知新報館告白 啟者本報自二十期起已改為十日報篇幅視前加倍多譯格致

且附以圖報末附印時務要書恐 諸君未及周知特此奉聞

地圖公會告白 今將續承知會之號數列後 計開散票十五分

四四八 四五〇 四六一 四六三 四六四 四六五 四六六 四六八 四六九 半票二分 全票一分

二九七 二九八 二九九 三〇〇 四四六 四四七